事實類苑/卷0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四　祖宗聖訓（四）

下一卷▶

◆祖宗聖訓（四）

仁宗皇帝（一）

仁宗皇帝（一）

富鄭公弼，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還，仁宗嘉其勞，命為樞密使，鄭公力辭不拜，乃改資政殿學士。一日，王拱辰言於上曰：“富弼亦何功之有？但能添金帛之數，厚夷狄而敝中國耳。”仁宗曰：“不然，朕所愛者土宇生民爾，財物非所惜也。”拱辰曰：“財物豈不出於生民耶？”仁宗曰：“國家經費，取之非一日之積，歲出以賜夷狄，亦未至困民。若兵興調發，歲出不貲，非若今之緩取也。”拱辰曰：“犬戎無厭，好窺中國之隙。且陛下只有一女，萬一欲請和親，則如之何？”仁宗憫然動色曰：“苟利社稷，朕亦豈愛一女耶？”拱辰言塞，且知譖之不行也，遽曰：“臣不知陛下能屈己愛民如此，真堯舜之主也。”洒泣再拜而出。

仁宗聖性仁恕，尤惡深文，獄官有失入人罪者，終身不復進用。至於仁民愛物，孜孜惟恐不及。一日晨興，語近臣曰：“昨夕因不寐而甚飢，思食燒羊。”侍臣曰：“何不降

旨取索？”仁宗曰：“此間禁中每有取索外面，遂以為例。誠恐自此逐夜宰殺，以備非時供應，則歲月之久，害物多矣。豈可不忍一夕之餒，而啟無窮之殺也？”時左右皆呼萬歲，至有感泣者。以上見東軒筆錄。

仁宗嘗春日步苑中，屢回顧，皆莫測聖意。及還宮中，顧嬪御曰：“渴甚，可速進熟水。”嬪御進水，且曰：“大家何不外面取水，而致久渴耶？”仁宗曰：“吾屢顧，不見鐐子，苟問之，即有抵罪者，故忍渴而歸。”左右皆稽顙動容，呼萬歲者久之，聖性仁恕如此。東軒筆錄。

仁宗讀五代史，至周高祖幸南莊臨水亭，見雙鳧戲於池，出沒可愛，帝引弓射之，一發疊貫，從臣稱賀。仁宗掩卷謂左右曰：“逞藝傷生，非朕所喜也。”內臣王昭信掌內饗十五年，嘗面戒曰：“動活之物，不得擅烹。”深惡於殺也。

慶曆二年五月，旱，丁亥夜雨。戊子，宰相章得象等入賀。上曰：“昨夜朕忽聞微雷，因起露立於庭，仰天百拜以禱。須臾雨至，朕及嬪御衣皆沾濕，不敢避去，移刻雨霽，再拜而謝，方敢升階。”得象對曰：“非陛下至誠，何以感動天也？”上曰：“比欲下詔罪己，避寢徹膳，又恐近於崇飾虛名，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耳。”

慶曆三年九月，知諫院王素、余靖、歐陽脩、蔡襄，以言事不避，並改章服。十月，王素除淮南轉運使，將之官，入辭，上謂曰：“卿今便去，諫院事有未善者，可盡言之。”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，入辭，書所奏事于笏，各用一字為目。上顧見之，問其所書者何，靖以實對，上指其字一一問之，盡而後已。上之聽納不倦如此。涑水紀聞。

慶曆中，滕子京守慶州，屬羌數千人內附，滕厚加勞遺，以結其心。御史梁堅言滕費公庫錢，仁宗曰：“邊帥以財利啗蕃部，此李牧故事，安可加罪？”出澠水燕談。

劉沆為集賢相，欲以刁約為三司判官，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，劉言之，恭公始允。一日，劉作奏劄子，懷之與恭公上殿，未及有言，而仁宗曰：“益州重地，誰可守者？”二相未對，仁宗曰：“知定州宋祁，其人也。”陳恭公曰：“益俗奢侈，宋喜遊宴，恐非所宜。”仁宗曰：“至如刁約，荒飲無度，猶在館閣，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？”劉公惘然驚懼，於是宋知成都，而不敢以約薦焉。見東軒筆錄。

仁宗聖性恭儉，至和二年春，不豫，兩府大臣日至寢閤問聖體，見上器服簡質，用素漆

唾壺盂子，素蓋盞進藥，御榻上衾褥皆黃絁，色已故暗，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，亦黃絁也。然外人無知者，惟兩府侍疾，因見之爾。出廬陵歸田錄。

慶曆中，郎官呂覺者，勘公事回，自陳衣緋已久，乞改章服。仁宗曰：“待別因差遣，與卿換金紫，朕不因鞫獄與人恩澤，慮刻薄之徒，望風希意，加人深罪耳。”上忠厚欽卹之德如此，廟號曰仁，不亦宜乎？

仁宗朝，南劍州上言，石碑等銀礦發，上謂三司使曰：“但不害民，則為利國，或於民有害，豈可行也？”上之愛恤元元，至矣。出澠水燕談。

仁宗朝，流內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。上覽其薦者三十餘人，問其族系，乃知使相王德用甥婿。上曰：“保任之法，欲以盡天下之才，今但薦勢要，使孤寒何以進止？”與師錫循資。後翰林學士胡宿子宗堯磨勘，以保官多，亦令循資。帝之照見物情，抑權勢，進孤寒，聖矣夫。出澠水燕談。

溫成皇后乳母賈氏，宮中謂之賈婆婆，賈昌朝連結之，謂之姑姑。臺諫論其姦，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，近侍有進對者曰：“近日臺諫官事，虛實相半，如賈姑姑事，豈有是哉？”上默然久之，曰：“賈氏實曾薦昌朝。”非吾仁祖盛德，豈肯以實語臣下耶？出東坡集。

祕書監侍講傅堯俞，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，堯俞致謝，上遣人宣召答曰：“卿以博學，參預講筵，宜尊所聞，以輔不逮。”堯俞講畢，曲謝，上復遣人宣喻：“卿講義淵博，多所發揮，良深嘉嘆。”是日，上朝讀三朝寶訓，至天禧中，有二人犯罪，法當死，真宗皇帝惻然憐之，曰：“此等安知法？殺之則不忍，捨之則無以勵眾。”乃使人持去，笞而遣之，以斬訖奏。又祀汾陰日，見一羊自擲道左，怪問之，曰：“今日尚食，殺其羔。”真宗慘然不樂，自是不殺羊羔。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，因奏言：“此特真宗皇帝小善爾，推其心以及天下，則仁不可勝用也。真宗自澶淵之役，卻狄之後，十九年不言兵，天下富庶，其源蓋出於此。昔孟子論齊王不忍觳觫之牛，以為是心足以王，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不及於百姓，豈不能哉？蓋不為耳。外人皆云：「皇帝陛下，仁孝發於天性，每行見昆蟲螻蟻，違而過之，且勑左右勿踐履。」此亦仁術也。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，則天下幸甚。”某時為右史，奏曰：“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，切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，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，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，不忍踐履蟲蟻，其言深切，可以推明聖德，益增福壽。臣忝備位右史，謹書其事於冊，又錄一本上進，意

望陛下采覽，無忘此心，以廣好生之德，臣不任大願。”以上見東坡集。

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，仁宗行籍田禮，上就耕位，侍中奉耒進，上搢圭三推，禮儀使奏禮成。上曰：“朕既躬耕，不必泥古，願終畝以勸天下。”禮儀使復奏，上遂耕十有二畦。翌日，作籍田禮畢詩，賜宰臣已下和進，尋詔呂文靖公等編為籍田記，時許開封國學舉人陪位，因得免解。出澠水燕談。

寶元、康定間，西方用兵，急於邊用，言利者多捃拾微細，頗傷大體，仁宗厭之。乃詔曰：“議者並須究知本末，審可施用，若事已上，而驗白無狀，事効不著者，當施重罰。”於是輕肆者知畏，而不敢妄述利害。出澠水燕談。

宋鄭公庠，初為翰林學士，仁宗嘗對執政稱其文學才望，可大任者。云：“候兩府有闕，進名。”是時曾魯公公亮為舘職，在京師，傳聞上有此言，遽過鄭公而賀之。鄭公蹙頞曰：“審有是言，免禍幸矣。”魯公惘然不惻而退。明年，樞副闕，執政進名，仁宗熟視久之，徐曰：“召張觀。”執政曰：“去歲得旨，欲用宋庠。”仁宗曰：“觀是先朝狀元，合先用也。”又嘗對執政：三司使楊察、判開封府王拱辰，才望履歷，將來兩府有闕，進此二人。既而梁莊肅公適罷相，兩府次遷，執政以二人名聞，仁宗曰：“可召程戡。”執政復以異時上語奏陳，仁宗曰：“若遂用察等，是二人之策得行也。”執政遂不敢復言。蓋梁公之出，或云察等所擠，上之英鑑，皆類此也。見東軒筆錄。

帝於邇英閣出危竿論一篇，述居高慎危之意。又出御書十有三軸，凡三十五事，一曰遵祖宗訓，二曰奉真考業，三曰祖宗艱難、不敢有墜，四曰真宗愛民、孝思感嘼，五曰守信義，六曰不巧詐，七曰好碩學，八曰精六藝，九曰慎言語，十曰待耆老，十一曰靜進退，十二曰求忠正，十三曰懼貴極，十四曰保勇將，十五曰尚儒籍，十六曰議釋老，十七曰重良臣，十八曰廣視聽，十九曰功無迹，二十曰戒喜怒，二十一曰明巧媚，二十二曰分希旨，二十三曰從民欲，二十四曰慎滿盈，二十五曰傷暴露兵，二十六曰哀鰥寡民，二十七曰訪屠釣臣，二十八曰講遠圖術，二十九曰辨朋比，三十曰斥諂佞，三十一曰察小忠，三十二曰監迎合，三十三曰罪己為民，三十四曰損引撫軍，三十五曰一善可求、小瑕不廢。顧丁度等曰：“朕觀書之暇，取臣僚上言，及進對事目，可施於政治者，書以分賜卿等。”度及曾公亮、楊安國、王洙等拜賜，因請注釋其義，帝許之。丙戌，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，帝覽之終篇，指其中體大者六事，付中書樞密院，令奉行之。答聖問者，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。其序曰：“伏奉宣示御書文字十三軸，仰窺聖旨，皆陛下上念祖宗，下思政治，述安危成敗忠邪善惡之事，詢謀下臣，使進裨補，敢不竭

愚？竊思自古求治之主，靡不欲興理道，安邦國，納忠正，退姦邪，廣聰明，致功業。然行此數事，在明與威斷爾。明則不惑，威則善柄，斷則能行，總是三者，守而勿失，非聖人，孰能為之？臣等嘗讀唐書，見憲宗英悟，留心庶政，宰臣陳說政要，必往復詰問。既盡其理，則曰：「凡好事，口說則易，躬行則難，卿等既為朕言之，常須行之，勿空陳而已。」李絳對曰：「非知之艱，行之惟艱，陛下今日處分，可謂至言。然臣絳亦以天下之人，從陛下所行，不從陛下所言，唯願每言之，則必行之。」憲宗深所嘉納。今臣等親承聖諭，敷明治要，亦願陛下日與輔臣舉此事目，推而行之，無使唐之君臣，專美前代也。”

帝謂趙師民曰：“以水喻政，其有指哉？”對曰：“水性，順故通，通則清。逆故壅，壅則敗。喻用賢，則王政通而世清，用邪，則王澤壅而世濁。幽王失道，絀正用邪，正不勝邪，雖有善人，不能為治，亦將相牽，淪于汙敗也。”丁未講詩，至巷伯篇曰：“哆兮侈兮，成是南箕”，注有“魯男子獨處之事”。帝曰：“嫌疑之際，古人之所慎也。此不著魯人姓氏，豈聖人特以設教邪？”

乙未講詩都人士篇，帝曰：“古人冠服，必稱其行，今冠服，或過之，未必如古人也。”讀三朝經武聖略至真宗朝，李繼和上言：“國初，李漢超在關南，以私錢貿易，以佐公用，人或繩奏之，太祖反令盡除所過稅。”帝曰：“任人如此，孰不盡力哉！”

四月己巳，讀賈誼傳，論三公三少，皆天下之端士，與太子居處出入，故少成若天性，習慣如自然。帝曰：“朕昔在東宮，崔遵度、張士遜、馮元為師友，此三人者，皆老成人，至於遵度，尤良師傅也。”

辛未，讀貞觀政要，唐太宗曰：“今所任人，必以德行學識為本。”王珪曰：“人臣若無學業，豈堪大任？漢有詐稱衞太子者，雋不疑斷以春秋蒯聵之事，宣帝與霍光嘉之，曰：「公卿大臣當用經術。」”帝曰：“人臣須是知書，宰相尤須有學也。”楊安國對曰：“漢儒多引經決大事，宰相必通一經。”帝謂宋祁曰：“近代士人，多不務通經，但用一時之藝，苟取富貴。蓋進用高科者，不十年，便居顯位，所以不勸也。”

七月壬子，帝朝拜真宗神御回，幸資善堂作詩：“先皇教善敞東閨，菲德承宗賴慶暉。為感儲筵驚歲月，因瞻臺像駐驂騑。楹書乍啟欽遺澤，堂中藏先朝賜書。庭樹重攀記舊圍。疇日學文親政地，仰懷慈訓倍依依。”

戊辰，御邇英閣，內出欹器一，陳於御坐前。諭丁度等曰：“朕思古欹器之法，試令工人制之，以示卿等。”帝命以水注之，中則正，滿則覆，虛則欹，率如家語、荀卿、淮南之說，其法度精妙，度等列侍觀之。帝曰：“日中則昃，月盈則虧，聖人有持滿戒慎之守，朕欲以中正臨天下，當與列辟共守此道。”度等拜曰：“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。”因言太宗時，嘗作此器，真宗製欹器論，演先儒之義以垂戒。帝曰：“然。”

四月戊寅，御邇英閣，帝作欹器論後述一篇，以申存亡虧成之鑑。侍講讀官丁度等請宣布中外，使知聖心所存。帝曰：“但欲使卿等見之，不須宣布。”度曰：“臣等欲各傳一本，以彰榮遇。”帝曰：“可便以此本賜卿等。”皆拜而受之。

六月壬寅，御延和殿，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周易節解二十卷，因言：“尚書顧命，禮記喪禮，春秋家陪亂政，舊所不講，今纂集精義，所當去留，上繫宸旨。”帝曰：“先王吉凶之制，百代所遵，不可以俗忌而簡去。至於春秋喪亂之事，皆有善惡鑑戒，人主宜聞之，亦須存錄。先儒於經籍，有一字之誤者，朕常不敢改易，但注以辨之，況正經之義，可輒芟去邪？”

己巳講尚書洪範五事，帝曰：“王者之用五事，皆本於五行乎？”王洙對曰：“王者治五行，得其性，則五事皆善，故五事得，則有休證。五事失，則有咎證。是以聖人克謹天戒，以修其身。”帝曰：“人君奉天，在於修德，夙夜兢兢，戒慎于未形，尚恐不至。必俟天有譴告，然後修德，此豈畏天之道也？”

十月戊寅，詔俟講尚書畢，講周禮，令侍講以下與賈昌朝先修節解，以備講說。

十一月甲辰，講尚書無逸，帝曰：“朕深知享國之君，宜戒逸豫。”楊安國曰：“舊有無逸圖，疏于屏間。”帝曰：“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，當書置之左方。”又命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、治聖、治廣、要道四章，對為右圖。因令王洙書無逸，蔡襄書孝經，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為二圖序，而襄書之。

五年四月丁酉，御邇英閣，講冏命：“侍御僕從，罔匪正人”，帝曰：“君臣之際，必誠意相通，而後治道成。”楊安國對曰：“陛下聰明文思，從諫弗咈，如水之走下。視羣臣若僚友，自古盛王，未之有也。”帝曰：“臣下能進忠言，朕何惜夏禹之拜！”

仁宗十月乙酉，監國史王曾言：“唐史官吳兢於正史實錄外，錄太宗與羣臣對問之語，

為貞觀政要。今欲采太祖、太宗、真宗實錄，日曆時政記，起居注，其間事迹不入正史者，別為一書。”從之。帝每遇經筵，以象笏書策外向，以便侍臣講讀。天聖末，孫奭年高視昏，或陰晦，即為徙御坐於閤外。奭每講論，至前世亂君亡國，必反復規諷，帝意或不在書，奭則拱默以俟，帝為竦然改聽。嘗書“無逸圖”，上之，帝施於講讀閤。明道元年二月癸卯，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，即王曾所請也。十月甲戌，讀正說慎罰篇，述後漢光武罷梁統從重之奏，帝曰：“深文峻法，誠非善政。”宋綬對曰：“王者峻法則易，寬刑則難。夫以人主得專生殺，一言之怒，則如雷如霆，是峻易而寬難也。”已上見帝學。

治平二年八月三日，大雨，一夕都城水深數尺，上降詔責躬，求直言。學士草詔，有“大臣惕思天變”之語，上夜批出云：“淫雨為災，專戒不德”，遽令除去“大臣思變”之言。上之恭己畏天，自勵如此。見廬陵歸田錄。

太宗好文，每進士及第，賜聞喜宴，常作詩賜之，累朝因以為故事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，賜詩尤多，然不必盡上所作。景祐元年，賜詩末句云：“寒儒逢景運，報國合如何？”論者以謂質厚宏壯，真詔旨也。

仁宗皇帝時，學士書詔，未嘗有所增損。慶曆七年春，旱，楊億再當制，降詔中書門下，既進草，上以為罪己之辭未至也，令更撰之。其辭有“乃自去冬，時雪不降，今春大旱，赤地千里，天威震動，以戒朕躬。茲用屈己，以謝愆歸，誠而上叩，冀高穹之降監，閔下民之無辜，與其降疾於人，不若移災於朕。”自三月十九日避殿減膳，許中外實封言事。後三日，賈魏相。吳春卿罷樞密副使。又詔罷出獵，明日又詔南郊，毋得上尊號。二十七日幸西太一宮祈雨，日色方熾，上命撤蓋。既還，乃雨。又明日，宰相參知政事降官，是日遂大雨，上作喜雨詩，賜二府。

至和初，京師疫，太醫進方，有用犀者，內出二株解之，其一株乃通天犀。內侍李舜舉謂以為御所服帶，上謂曰：“豈重於服御，而不以療民乎？”命工碎之。已上見東齋筆錄。

仁宗初逐林瑀，一日執政奏事罷，因談時政，而共美上以聰明叡智，洞察小人情者。仁宗曰：“卿等謂林瑀去，而朝廷遂無小人耶？”執政曰：“未諭聖旨，不識小人為誰？”仁宗從容曰：“蘇紳可侍讀學士，知河陽。”出東軒筆錄。

仁宗退朝，嘗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，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，講春秋左氏傳，每至諸侯淫亂事，則略而不說。上問其故，賈以實對。上曰：“六經載此，所以為後王鑑戒，何必諱。”出廬陵歸田錄。